皇明疏鈔

皇明疏鈔卷之十四

命令

慎政令以圖治安疏　黄重

臣惟人君政令所以繫天下人心者也顯設於朝廷之上敷布於四方之遠得其道則臣民蒙其福失其道則臣民被其殃是政令之行誠不可以不慎者仰惟陛下起自藩邸入承宗祧登極之初渙頒明詔凡前數年之大小奸弊剗除殆盡自是一二年間民困頗甦生意漸復內外臣工私相慶幸以為雍熙太和之治復見於今日矣不意邇來聖心少察初政漸移謬種弊端大臣執奏而不見從小臣

力諍而莫能入此言之可為痛心見之可為流涕臣不能悉舉謹以耳目聞見者為　陛下言之如轉陞官員已奉　詔書查革且武職非軍功不授又係祖宗舊制豈容輕改夫何前者趙雲以太監趙山之故陳乞得官為錦衣千戶朱幾楊倫丘麒郭洪以太監楊聰丘清郭昇之故陳乞得官為錦衣百戶雖有尚書彭澤都給事中許復禮之執奏而　陛下固執前　旨竟莫俞允夫錦衣衛官員職司直駕侍衛任遇獨隆人多慕之今此源既開末流何極臣恐狗尾續貂又如　先朝之冗濫矣設醮以徼難致之福太監崔文之罪大矣大學士楊廷和尚書喬宇都給事

張翀監察御史屠僑等相繼論諫辭甚剴切詎意
陛下篤信邪言不肯垂納至今縣齋未聞明白褫罷
而崔文之植根深固肆志橫行慕左道而任奸回臣
恐邪說自此昌矣錦衣衛官校高楏斛面主事羅洪
載輒行鞭笞行事固爲過當但其心亦有可取 陛
下允張瑾之奏下之 詔獄尚書孫交都給事中劉
濟御史楊樞等先後陳奏奚止數十而 陛下固執
不從卒之洪載更調外任瑾罪止於罰俸偏信虎賁
之士輕棄文學之臣臣恐奸人自此橫矣宋鈺告李
陽鳳撥置科斂事下刑部未經鞫問崔文懼怕乃夤
緣 內批取付鎮撫司打問尚書林俊再三執奏

陛下以其違　旨着令回話都給事中劉濟御史王
鈞等力言其非終未見聽奪法司見問之事付諸原
奏所親之人臣恐成法自此更矣凡茲政令傷治體
而長奸欺所損非細　陛下聰明天縱洞燭幾微夫
豈暗於此哉特未之思耳且今日內閣六部大臣皆
陛下腹心之寄也而科道等官又　陛下耳目之司
皆所以與共理天下者也今守其官而不得行其道
當其責而不得行其言不知　陛下所與圖回治理
者付之誰歟臣恐尚書林俊去則國無其人誰與共
理又豈　朝廷之福哉誠不可不為之慮也如蒙
陛下念　祖宗社稷之重思繼體守成之難深惟既

徃之懲俯從各官之請仍將趙雲楊倫丘麒郭洪官職革去以後內外人員不許援例陳乞崔文送法司懲治以後左右近幸不許妄進邪說違者罪之羅洪載復其原職以抑小人排陷之私李陽鳳仍送法司問理以存　祖宗畫一之法伏望　陛下自今以始親近正直屏去奸邪日　御經筵講求義理數　召大臣咨訪治道至於科道等官進言亦一一親　賜睿覽反復玩味見諸施行如是則　乾綱總攬於上庶政旁達於下治安之計無逾於此狂瞽之言冒瀆天聽死罪死罪

法　祖宗慎睿旨以光　聖治疏　顧溱

臣等仰惟帝王之御天下也居高聽卑非命令則何以奔走天下鼓舞萬民也哉故易之姤其大象曰天下有風姤后以施命誥四方此之謂也惟其所繫有甚大焉者天下之所以治亂人心之所以從違中華蠻貊之所以觀望天地鬼神之所以鑒臨福履災害之所以隱伏咸有繫焉者故必至公而后可以折天下之私必至正而后可以闢天下之邪必至明而后可以燭天下之幾微必至和而后可以銷天下之粗厲必審定於未發之先執守於既發之後上順道以出命下奉道而順從而后可以絶天下之窺伺邇者服遠者望道化光也故易之巽彖曰重巽以申命象

曰隨風巽君子以申命行事書周官曰慎乃出令詩
大雅抑之篇曰訏謨定命皆深有見於此耳三代之
時君臣之際情意交孚事至物来面相告語殿陛之
間而家人父子之風行焉命令烏得而不善耶降及
季世堂陛之階過嚴而腹心之意已微紙筆之文太
勝而講求之實甚遠其命之敷也有其言無其事有
其事無其效職此故耳西漢之時惟文帝庶幾有古
帝王風故太史公作史記惟於文帝紀凡遇詔旨皆
稱上曰而他紀則不然蓋志其有所以傷其無也洪
惟我　太祖高皇帝酌古準今凡天下事情諸人皆
得覲奏或容面相告語務求至理然後　命下海内

康寧　太宗文皇帝又爰立內閣設大學士掌絲綸
凡章奏悉下其手票擬訖再上　帝前睿覽訖遂下
各衙門諸臣無敢增減一字於其間者故當時　睿
旨之須皆公是公非善惡苟乖於法不諱私昵苟有
其勞踈遠不遺焉自茲以降　聖子神孫萬世守之
萬世之盛也柰何一變於正德逆瑾等弄權欲籍天
下之口以顛倒是非之衡一切章奏凡有關於忠君
愛國弗便已私者多留中不出其出者或着回將詰
來或便加黜逐或跪門後着鎮撫司好生打着問或
道路遠假　駕帖到處拏人朝為廷臣暮為過鬼生
不保身死不保墳凡此內閣被其攘奪而不由票擬

先帝被其蒙蔽而短於聰明壞 祖宗之德意失天下之人心莫有甚於此故其事至今天下凡有人心者言之到此孰不揮淚而切齒也哉幸而 陛下龍飛雄藩、入繼大統 登極一詔凡 先帝時逆璫等弄權弊政一旦剗洗殆盡 聖德神功彌漫天地天下章奏悉下內閣票擬他無敢增減一字者或親灑御墨、睿旨一頒天下罔不稱快暇則時 召內閣大學士從容訪問務求至理或親賜果物待以腹心臣等聞之皆擊節稱歎以為虞廷之風亦不是過

聖祖 神孫正相合德成王高宗不足為也尚何有於漢文帝宋何邇來道路喧傳以為漸不如初向之

章奏 陛下悉經 睿覽而今日之經 睿覽者十無二三如此則憂勤之意微向之章奏悉下內閣票擬而今日之下內閣者十無二三如此則師資之意微向之憂國愛民者多見 俞允而今每不從如此則公論之所以日消向之誣上行私者多見罷黜而今每得請如此則私議之所以日長向也違法之事與夫犯法之人皆的有定處而今也每見含糊至於莊誦邸報曰已有旨了曰已有旨了罷曰已累有旨了曰已有前旨了罷甚至諫者之詞稍或過直有犯權勢則便着鎮撫司知道或便着回將話來雖元老舊臣畧不優禮若此者不一而足夫 朝廷天下是

非之極也　朝廷是非之衡定則天下之是非罔有不定者苟衡焉一移則天下之風靡然而去矣可不懼哉可不懼哉故　聖旨之須是是非非惟求其當焉以快人心而已苟前　旨偶未當焉則　陛下速當俯從天下所請以光　聖治可矣故從諫弗咈改過弗吝此帝王之美德人主之雅量也豈可溺於苟且陷於偏私不論是非不審曲直一切報罷如臣等所見邸報　睿旨與夫臣等所聞道路喧傳者哉況欵曲故縱多加於權勢犯法之輩而留難阻遏毋逮乎縉紳忠諫之人夫諫官乃權勢之仇有國之寶也彼固欲效忠於　陛下耳雖所見有偏處其心則無

他也萬一有所偏私適所以自考耳故人主之於天下一日萬幾而眩惑壅蔽者不少也而進諫者又以螻蟻之軀觸犯雷霆之威是豈諫者之所利哉故人主開導而求諫和顏色以受之尤恐其不諫豈料
聖明在上乃有此訑訑之聲音詎人於千里之外虧
帝王之美德損人主之雅量其有甚於今日之見聞者夫如此而欲其　命之發也動天地感鬼神華夷率俾福履駢集胡可得也夫如此而欲其　命之發也折天下之私關天下之邪觸天下之幾微銷天下之粗厲絕天下之窺伺道化光也胡可得也雖然臣等據道路所聞與邸報所見論列在此誠有不自信

者蓋　陛下之春秋日富一日　總攬乾綱日深一日則親賢講學必日篤一日進德脩業必日增一日其肯不任內閣票擬而獨任偏信哉誠若此則甚非我　太宗文皇帝設立內閣大學士至意其與臣等所陳經史德音亦遠比諸正德亦無幾也可不痛哉傳曰令重則君尊又曰國之安危在出令今日之聖旨命也猶令也公則重私則輕謀諸君子則重謀諸匪人則輕能法　祖宗則重不法　祖宗則輕重則　君尊尊則其國安輕則　君卑卑則其國危此數者不可不審也或曰今日閣老前者二言官交章論之矣今后票擬似亦不須臣等以為破　祖宗之

德意壞　國家之大體必此言也使二言官之言足
信則　太宗之德意不足法乎況二言官之言多出
於一時憤激念亦不到去后日子也適足以爲藉口
長奸之資耳且票擬在内閣主張在　陛下也伏望
陛下自今以後益以法　祖爲心凡　睿旨之須須
珍重愛惜勿以人言自沮勿以無過自恃勿以有過
自諱崇帝王之美德擴人主之雅量親賢講學已聖
益聖凡天下章奏悉下内閣大學士票擬自　聖覽
後餘臣當敬守奉行務公是而公非毋私怨而私惡
陛下時賜面語立爲稽考仍乞　戒諭司禮監務虛
心求善況崇儒抑邪安靜檢束今日司禮監太監張

佐之所自許者亦衆人之所共望者萬一果如道路所聞邸報所見是豈前此執事者之故智遺累歟抑亦今日司禮監之所欲致焉者也　聖諭一須彼必樂於聽從矣夫如此則是非之衡既定　君臣之美並臻將見　聖旨之須所謂動天地感鬼神等效驗有可必得其與經史之所稱述若媲美　祖宗之所建立者合德較諸正德遠矣則前日之道路所喧傳者今為道路之所稱頌前日之邸報者見疵今日之邸報者見德而　陛下之不克有始者今將有終矣臣等職在言官凡有聞見不敢避罪隱諱謹用　上陳以為規諷萬一云耳如曰偏有所向犬馬之性甚

不慣也惟　陛下留意焉　宗社幸甚天下幸甚

一法令以全治體疏　　余瓚

照得先該　欽天監官葉湘等題稱躬詣　清寧宮後被災處所看得方位有礙不宜盖造節奉　欽依着該衙門預備物料修理該工部議各處財竭民困奏派物料恐非所堪要將没官房屋高整者量留數處以備將来別用其餘變賣價銀以備修理題奉聖旨是没官房屋變賣價銀都准你部裏收貯以備修理之用欽此近該司禮監傳奉　聖旨東城思城坊杷抬巷梟首犯人錢寧房屋一所賞與　皇親邵茂仕宣武門大街北犯人寥鵬房屋西二所賞與

皇親邵輔等住坐東一所并街南房屋俱賞與奶子劉氏住該衙門知道欽此隨該工部題稱各處高整房屋節經奉 旨賞賜 皇親蔣輪蔣山蔣壽蔣泰邵喜昌國夫人訖止有錢寧廖鵬數處見今 大婚禮在邇将来 三宮戚畹例該賞給房屋創造一舉不堪傷勞派行天下豈能濟急查得犯人數内王獻江彬王準三所亦頗相應合無分給 皇親邵茂等居住所有錢寧等房屋仍存留以備後来 三宮戚畹賞給等因奉 聖旨已有旨了欽此臣等愚昧不知所云果准工部所議量留以備将来別用之 旨乎抑且變賣價銀收貯以備修理小宫之 旨乎或

如司禮監所傳賞與　皇親邵茂等居住之謂乎反
覆思惟莫知所措竊惟信者君之大寶昔齊桓晉文
區區覇國亦知以信自守卒成其業况　天子君臨
萬方政令之出朝更夕改天下臣民將何以適從哉
陛下天資英睿問學夙成法　祖意專求治心切臣
固思必不為此也邵茂等垂涎甲第萌覬覦之心鼓
動　宮闈為求索之舉而　陛下篤念懿親重違
慈訓遂不顧前　旨而有此傳奉也夫邵茂等戚屬
之疎近人品之賢愚與夫劉氏阿保之恩臣等不知
其詳固未敢泛論也但邵茂等叨濫　皇恩依承餘
廕已四十餘年矣非不知　累朝憲章也乃秉時射

利鏃刺之誅徒知標宇遶雲可愛也獨不念士民之貧妃各號房依住之呰乎徒知　皇親戚畹可得也得不體將來　三宮戚畹將何以給賜乎徒知以一已之私欲可飽也獨不思　朝廷之大信不可以不守乎爰自正德以來姦黨相繼弄權　先帝又加巡幸天下之民敲骨瀝髓已不堪命矣幸而　陛下起自興藩入承大統中外臣民所以仰望　陛下者何如皆以為堯舜可期而三代以下中主不足論也雍熙可待而漢唐以來小康不足論也今　陛下臨御幾年矣天下塗炭者未起呻吟者未息邊方警報殆無虛日軍士缺糧動踰數年閧譟之間害及巡撫白日

之內搶切都城　陛下試思之以爲天下果雍熙乎
抑小康乎況近日以來火灾屢起黃霧四塞人無釁
馬變不虛生此蓋　陛下聰明仁孝有願治之心故
天心仁愛屢垂災異以譴告之也而　陛下所以荅
之者何如　詔書已下冒濫革矣而今日所陞者
藩邸之牧圉也明日所陞者　藩邸之廝徒也是冒
濫可革而獨不革於　藩邸舊人矣傳乞罷矣今日
所賞者　皇親之莊田也明日所賞者　皇親之房
屋也傳乞可罷而獨不罷於蔣邵數家矣蓋　陛下
之在與府則與府之人固　陛下之人也今日　君
臨天下則天下臣工孰非　陛下之手足乎天下人

民孰非　陛下之赤子乎自　陛下一身而言則邵
蔣之家固　陛下之親也自　祖宗列聖而言則
先朝戚畹孰非　陛下之至親乎天下各王孰非
陛下之骨肉乎今天下之困窮已極而饑寒餓殍者
誠不知其幾也不聞有賞恩之加而所加惠者惟
藩邸之人　九廟之神靈在天而子孫蕃衍又不知
其幾也未聞有存恤之典而所賞賚者惟蔣邵之家
夫臣民所以仰望者如彼　上天所以譴告者如彼
而　陛下所以荅之者如此灾異可息乎否也　陛
下反而思之將以為何如天下後世又將以為何如
其於新政能無少累耶該部所以晝惟夜思殫心竭

慮勤勤懇懇不避煩瀆為 陛下開陳者正欲 陛
下撫安生民轉災為福為堯舜之主雍熙之治也而
陛下聞之如石投水乃曰已有旨了臣等待罪該科
莫知所謂不敢緘默冒昧上言伏望 陛下留神省
察覽狂瞽之言以 天變為當畏以民困為當恤以
祖宗創業之艱為當念以天下之神器為當惜以心
制事以義割恩將 前所 賜皇親邵喜等房屋量加
裁省分給邵茂等居住將錢寧廖鵬房屋 特降綸
音依該部所議 明示存留以備將來別用仍戒諭
邵茂等毋入下人之言毋聳 宮闈之聽安靖保身
共享嘉靖之休必不得已只如該部所議將王獻等

房屋量爲給撥仍乞　勑司禮監以後凡有當行事件務下内閣及該部詳議可否奏請施行毋得傳奉以籍人口庶法度畫一而治體可全私恩杜絕而新政可隆矣

嚴禁令以杜奸謀疏　章僑

邇者南京　孝陵神宫監司香内使谷大用奏爲懇乞天恩司香圖報以便調理一節　陛下付之該部知道是蓋不與其進也仰惟　聖明鋭意中典決不爲此輩所惑而臣竊有過慮者則謂谷大用等罪大惡極無所逃於天地之間幸未即誅方將喘息不寧猶恐不得首領以没而何敢於自鳴我其爲此謀蓋

以嘗試　陛下也不於此時早辨而痛絕之死灰復燃之心贏豕躑躅之勢豈一大用而已此臣之所為過慮也痛惟　先帝初政清明可繼　列聖之美未幾為大用等所誤內連瑾賊外引寧彬樹八黨之兇釀十年之禍而汚我　明百五十年之治遂使　先帝不得正其終論者言之備矣　陛下知之悉矣是故節奉　欽依列其罪狀則曰他每隨侍　先帝朋奸黨惡百計蠱惑離間　宮闈竊弄威柄變亂　成法放逐大臣陷死忠諫導引巡遊招權納賂盜竊名器冒濫爵賞古今大惡神人共怒本都當從重治姑且寬處谷大用丘聚降俸南京　孝陵司香欽此乃

正德十六年四月之　明旨也禁其黨緣則曰谷大用魏彬張永等首先黨比蠱惑專權亂政張銳張忠張雄于經蘇縉孫和劉養等相繼進用彼此效尤朋奸壞事幾危　社稷貽累　先帝俱罪惡深重朕在藩邸知之甚悉且新政之初姑從寬發遣豈容黨緣再亂天下今後但有與他每交通請謁的即係奸黨一體從重治罪欽此乃嘉靖元年十月之　明旨也夫　天語誠嚴威於雷霆凜於鈇鉞由前　旨則大用等死有餘辜由後　旨則大用等生無還理不知一旦何所窺瞷何所倚賴故違　詔旨而敢於陳乞如此叙奉迎之勞懷　康陵之便假生還之語

投干進之機既誤　先帝復欲誤　陛下既誤　先
帝於御前復欲誤　先帝於　康陵其爲設謀積慮
可知也罪不容誅矣臣謂不早辨而痛遏之而姑從
應之恐乘間伺隙毎飯不忘一邪先登羣兇競起擅
乂債之毒而甘心於熟路不但一大用不但如往時
而已也　先帝既誤　陛下容再誤耶且今左右諸
臣號爲老成練達者有之所望中外夾持共塞蹊徑
將小人自無容足之地萬一慮不及此而輕啟其竇
致被復亂天下將來玉石不分矣臣之所過慮在左
右之所黨惡者也關係匪輕法宜禁絕不惟是也臣
又風聞有等先年壞事罷閑文武官吏人等或以考

勑或以裁革自宜畏罪遠去老死牖下未為不幸顧乃潛住京師交通往来夜聚曉散鬼秘神奸或亂衣冠以混衆或假名姓以欺人或挾伎以營求或流言以飛謗變黑以為白倒上以為下權門乞哀怨家致仇恣肆浸淫漸不可長凡此皆 先朝之罪人新政之所宜誅而不誅者也迹其奸謀去谷大用等無幾矣如臣愚慮亦合通行禁約伏望 陛下大奮乾剛申嚴 明命先將谷大用遠徙以示決不復用之意然後 勑司禮監及南京守備衙門務各嚴加鈐束其有夤緣如谷大用等前項罷閑官吏人等希圖復用蠧害新政者宜着緝事衙門通行訪拏斥逐務在

盡絕不得容隱回護知而不舉者許臣等科道指實
劾奏以故縱論仍望 陛下以謹微之思圖勵精之
治庶上下一德法度整嚴乂安長治之策端在此矣
臣待罪言官今日不言將有不勝其言者以故冐昧
不敢謂把人之私也伏惟 聖明裁擇

信 詔旨以正 國法跡

許復禮

頃者錦衣衛左等所鑾輿等司旗校王邦奇等奏本
到科為懇乞 天恩比例查功復職等情臣等披閱
奏詞相顧驚愕不意 陛下維新之日輒敢有此欺
頑奸負之徒以惑亂 聖聽此事關理亂之機臣等
不容緘默照得 皇上登極節奉 詔旨正德元年

以後各衙門官軍旗校人等緝捕妖言奸細并不係
臨陣對敵强賊一應陞授職役者通行查革欽此欽
遵今王邦奇等係先年廠衛緝捕妖言奸細近奉
詔旨查革人數先該兵部題為　開讀事請差科道
部屬等官遵照　詔旨內事理查革題奉　欽依選
得兵科給事中夏言四川道監察御史鄭本公兵部
武選清吏司主事汪文盛錦衣衛千戶陳濤李經公
同會勘各據本衛所關造文冊兵部選官堂稿各人
親供逐一清查磨對扣筭停當備造文冊會本題
請奉　欽依是這冒濫人員既會同清查明白并其
餘事情該部都看了來說欽此欽遵隨該兵部題覆

節奉　聖旨是各該官員旗校都依擬查革中間係
職官革盡職級的還與他冠帶閑住被革人員有朦
朧奏辯的你部裏及該科糸奏重治欽此欽遵先因
錦衣衛旗校費宏等及王邦竒等六次抗違　詔書
奏辯復職已經臣等六次糸出兵部立案未經究治
今文妄引　勅諭撫恤勘官大為欺罔之詞巧肆朦
朧之語惟欲蠱惑乎　聖聽不顧　詔書其
間至毀勘官為奸邪指查革為欺罔是非倒置變白
為黑大肆狂悖之言無復忌憚之意則是狐鼠得其
依憑而目中已無法度矣此輩若猶縱而不治終將
何所紀極乎且奏內首以遵　勅旨為言乃為近者

黨表修省之　勅諭也臣等嘗聞罷冗員裁冐濫乃
爲修省敬天之實未聞冗濫復職而反謂可以修德
動天也查得弘治二年七月內該禮科都給事中等
官韓重等題爲修省弭災事內稱武職非軍功得陞
旗校因行事陞職甚非　祖宗舊制合通行查革具
題節奉　孝宗皇帝聖旨是拏妖言的只照成化年
例給賞不陞拏强盜的應捕人員照舊不陞定爲例
欽此大哉　聖訓萬世當遵以此觀之　先朝修省
弭災正欲禁革冐濫而邦奇等乃引此以爲查革復
職之媒不亦謬乎知　勅諭之當遵則必知　詔書
之不可違今未遵　勅諭而先違　詔旨亦獨何哉

蓋在 先朝權奸用事納賄買官中官弟姪濫叨封爵權門廝役驟得美官金紫雜沓於班行車馬喧塡於道路至於廠衛陞遷尤爲驟易倚仗權奸之勢竊弄威福之權串同番子誣捉奸細妖言不經法司擬成深奸大罪或一年而兩次類奏或乘便而陳乞歷官神人共怒道路興嗟幸賴 皇上飛龍九五開國承家數年冒濫寅緣一 詔盡行裁革或追奪誥劵而爲民或削除職級而歸伍事出至公裁之聖斷臣民恪守孰敢愆違今邦奇等屢恃頑冥肆行抗奏自非依憑城社倚任錢神何敢乃爾蓋不思嘉靖乃正德之改元而倖門不容於再闢 詔旨又已

興之命脉而新政豈可以阻撓然隄防一決潰突滔天末流難制典守者孰敢少得而慢邪其奏内稱見在食糧者止百十餘人似欲以少自恕而幸其或可見容也然一人破例千百隨之容一人是容千百人矣况百餘人乎况中興一　詔挽人心於既去之餘圖治化於更新之始昭如月星天下共見　朝廷紀綱法度率此焉立理亂攸關誰得冒犯今必欲違之是壞亂紀綱法度欲轉嘉靖之治而爲正德之年矣且正德元年治道未始不善而二年之後竟爾變之非遽變也亦由小人潛通僥倖之門而執法者因循不守方狥情以示私耳卒至極亂大壞幾危　社稷

殷鑒不遠可復蹈邪故孔子贊易乾則致謹于幾坤則致戒于漸良有以也況前日查革之餘邦奇等尚有旗校之籍若果奉公效勞自有榮進之途何苦惓惓焉為非分無益之求自罹于罪戾耶又況 聖恩浩蕩不追既往與物自新邦奇輩自合安分懷刑以覩太平之盛可也乃敢屢逞狂悖之詞甘蹈充發之罪蓋由邇來法令不行事尚姑息以致人情玩忽養成奸宄之風上下相安而不自覺矣臣等伏望 皇上大奮乾剛痛懲往事守維新之 詔旨使群小不得以抗違申渙汗之 綸音俾奸宄不得以拂戾乞勑法司將王邦奇等一千人犯收捕下獄從重問擬

導照　聖旨押發邊衛充軍以為小人欺罔之戒庶
法令昭明倖進者知所止矣

慎出命以示大順疏　　　　汪思

邇者給事中劉最得罪褫職科道諸臣以為斥逐言
官殊乖治體交疏懇請乞　賜優容不意上犯　天
威嚴加詰責　聖恩浩蕩尚免刑誅螻蟻微軀粉骨
難報臣已隨班入謝感激無涯退而深思猶有疑惑
既存胸臆不敢腹誹謹用敷陳冀回　天聽此臣區
區一念之忱　陛下誠有　社稷深憂則曰是朴直
者或可聽也不然則曰是狂愚耳不足問也其文不
然則是奏櫌之罪無復可逃萬鈞所壓雷霆所擊摧

折敗壞臣復何惜但恐天下之事方將勞　聖慮耳
然臣念　陛下聖明必不肯至此極也臣聞之易曰
重巽以申命夫巽順也重巽者上下皆順也上順道
以出命下順道而從之於是乎風四方而鼓萬姓古
之善治天下者用此道也　陛下之出命於此殆有
歉乎　陛下即位之始　詔旨流宣臣工奉行罔有
或怠可謂得巽之義矣既而初心漸弛　德意頗乖
人心未免驚疑臣下未免駁議馴至今日更又可愕
陛下豈未自知乎臣請言之　聖諭有曰　朝廷設
言官務以指實具奏不許虛詞奏擾似也然言官風
聞言事自　祖宗來固已許之蓋勢有所不及詳擬

有所不可泄一有見聞即當奏報係行勘實庶足防
奸如曰止當據實不許風聞則論劾益難檢邪日肆
矣　聖諭又曰劉寀劾奏事不以實輕率妄言回話
又不認罪寀誠輕率可罪矣然崔文之惡言者競與
各以所聞告之　陛下多縻內帑寀亦奏所聞耳其
實固不可知寀既有聞不敢不告寀之心則實也律
文曰奏事詐不以實寀何嘗詐使寀而不以所聞告
乃爲詐不實耳若夫回話之說尤有可議方崔文有
訴　陛下止令寀查明銀兩耳寀之再奏亦止言內
帑不得查究崔文不當構陷耳　陛下固未嘗責寀
回話寀亦何得認其罪哉　聖諭又曰姑從寬調外

任以稱　朝廷容宥之恩臣則以爲　陛下何能容
宥之有夫崔文　陛下弄臣也劉㝡　陛下爭臣也
弄臣以快一身者也爭臣以利天下者也假使㝡更
疎狂徑訐　陛下猶當宥之以彰仁聖乃爲弄臣私
昵之故而黜忠直之臣未見其爲容宥也　聖諭又
曰這廝每如何這等奏擾恣意回護本都當拏問究
治且饒這遭再不許仍前奏擾夫諸臣之意蓋爲
社稷深憂故敢交章匡救豈有敢爲同官奏擾　聖
情以輕蹈拏問究治之禍又況草疏初心已分顯戮
其身不敢保于㝡乎何回護之有　陛下殆亦不亮
諸臣之心矣虞夏之治亦既盛矣而君臣之間更相

敕戒不敢怠忽　陛下纘亂而興治績未就奇災大沴所在興嗟正宜恐懼修省訪問缺失乃禁臣下使勿復言臣之愚狂誠不敢奉　詔也夫自　興獻帝尊崇之議外廷羣臣不能悉合　陛下之意及夫近日都督同知陳萬言　賜第之事又復議論相乖左右近褻必有獻諛貢佞抑或借此興讒將謂外庭於陛下懿親每不相假遂使　聖情疑惑心意漸疎謂此輩為尊承謂羣臣為違慢言不足聽計不足從是未可知也如其信然則　陛下之赫怒固宜然此豈盛德事哉又如內帑銀兩　陛下既有職掌不容擅支矣若以妄劾崔文為冣之罪則直罪之可也何為

而使宬查明以難之及宬言其難然後加之罰也是乃挾術搆陷之謀殊非王者正大光明之體又　陛下先因刑部之叅已曰崔文巳有旨了饒他後因崔文之訴乃又極其慰諳溫語褒詞不一而足是方以有罪而恕之忽以有德而章之私情公義轉展相妨意有偏援便為所勝臣恐　陛下剛明之資或其有可憾也夫王言如絲其出如綸王言如綸其出如綍一言一話若甚細微流布四方實關大體蓋一時詰難雖下情易窮而少有乖違則人心未服甚非重巽順出順從之義也　陛下如欲諸臣勿言何不俯從衆志省察衍愆亟割去己私深惟至計納諸臣之説復

劉宬之官自今 睿旨擬行一切責付內閣務俾詳
慎允當大順人心如或過差責有攸在若是則羣臣
將順之不暇又奚奏擾之病乎唐臣魏徵言於其君
曰願使臣為良臣毋使臣為忠臣亦臣之夙願也臣
言已盡涕淚交零待罪 闕庭不勝戰慄

信 明詔以杜弊源疏 鄭自璧

近該 御用監太監黃錦題稱該監匠作不敷要將
本監裁革過人役并軍民匠餘選取照舊食糧應用
該兵部覆題奉 欽依這人匠查係弘治年以前額
設的准選收藝業精通五百名應用不許各項影射
役占欽此臣等聞 先朝權姦柄事政出多門各衙

門假公營私收集無賴無慮京儲數萬告空賴　陛
下登極改絃易轍　詔令一布如日中天其剗刷宿
弊扶植綱紀條約雖多而裁革冗食一節是又元氣
賴以綿延　國是因以少定而大愜人心者柰何痛
憤未幾旋自踵效隨革隨復不恤反汗則是自易其
令自侮其法而非畫一之政矣政非畫一豈　帝王
之政哉此臣等之所以駭也自　陛下臨馭以來宵
旰孜孜圖維化理形諸　綸音一則曰踵成嘉靖之
治二則曰共成嘉靖之治汪切淵衷焦勞　聖慮卒
使嘉靖之治渾融完確如金甌拱璧上欣　祖宗在
天之靈下慰赤子雲霓之望而　陛下之心始釋然

矣今日之舉無乃瑩者瑕完者缺欣者變而望者觖乎此臣等之所以惜也年来各省不登民戶逃亡過半加以邉務孔殷未及一歲發去各邉銀兩不減百萬京通二倉僅有二年之積重之以此各監局循例效尤難以阻遏将来忘實徇名按圖索駿持籌而往不識司國計者有何擘畫也且　孝廟之時倉廩充實故雖有正德數年之耗然所耗者耗　孝廟之實猶可支也若正德則固已耗者也以今日之耗耗正德之耗不可支矣脫或各省不登復如往歲此天時人事之或然者其何以善後哉此臣等之所以懼也臣又思之　陛下尊為天子富有四海以一人而撫

萬邦以四海而仰一人雖竭天下之財力以供億
闕庭来天下之技藝以趨事禁苑良不為過今
陛下方歆用人臣等輙行諫止豈過為矯激以取批鱗
之罪哉但所重者已涣之
詔令所靳者歆匱之糧
儲所謹者易追之覆轍所慮者難料之後艱故敢嘵
嘵如此耳連日京師閧有此
旨閭巷紛籍彼曰仍
以某項下進且曰今不得于此衙門必得於彼衙門
一時遊手之人競出安身之術傍觀側聽是豈好消
息耶況該監人匠見有二千餘名若能日省月試事
亦不廢今此請乞意将何為且今四方饑饉薦臻妖
祥疊見
陛下正當脩德飭行百凡供御宜自減損

以答　天戒豈可更啟此端以興遠邇咨怨重傷天
地和氣也哉如蒙乞　賜追復　成命將人匠不必
選取以立冒濫之幟鈌名人匠　勅該部查照先今
題准事例轉行各處清軍御史嚴督司府州縣衛所
官員清查正身或戶有人丁即行起解送監上工仍
勅黃錦等安靜行事毋得倚關倖門自招物議庶工
作不姑倉庚不費而清平之政無疵纇矣

平政令示鎮靜以定危疑疏　曾忭

臣竊見遼東守臣奏報遼陽軍士變狀及兵部覆議
經畧事宜反覆思惟無任驚愕仰惟　聖明御極禮
備樂和天下臣民咸望至治而邊鎮之兵一紀四叛

雖於　聖德無所缺損而咸和之化胡可謂醇速變
激亂固撫臣之過而軍士悍傲輕於變背胡可謂順
紀綱法度幾至淪斁胡可謂立人心杌隉鼓之易搖
胡可謂固此臣之所以日夜疚心者也然以　廟謨
廷議當有為　國家深長思者故不敢妄有陳說近
觀兵部先後覆題則不免於懲噎廢食之過也臣等
敢遂終言之臣聞天下之勢如權衡然平則物情得
而爭奪息幾微輕重之閒則低昂懸判矣　國家大
鎮凡七而叛者五豈其撫鎮皆不肖哉蓋姑息之弊
滋而偏重之勢成也今縱不能亟圖而善反之豈可
復助其勢而益低昂之乎以臣愚論之呂經奉　命

於循不能宣布　德威迺重法厚歛以肇釁端罪誠
不可辭然巡撫者　天子所命大吏也自軍士視之
則亦有冠履首足之分即其舉措少乖而　國家紀
綱法度固森不可亂迺今驅逼而拘繫之無異小吏
然甚至鼓衆閉關呼噪稱叛此可謂非罪乎今縱不
能明法正罪以杜驕悍固宜平議而均治之矣兵部
迺過懲於大同之故遂不復為　國家長久之慮不
待勘報即懸斷而遥議之夫巡撫越墻而避繫都司
本軍士逼逐而拘置之也則曰畏法懼罪意有所待
鼓衆呼噪擅閉城門罪迹已彰也則曰嗷嗷哀求原
無他意至於欲免查屯田則與免查欲更置巡撫則

與更置庇其罪而深爲之辭惟其意而莫之或逆於撫臣則厚文周内惟懼弗深於軍士則曲隱旁飾惟懼弗恕失輕重之倫忘久大之患長驕悍之氣滋邊境之憂計非所以爲安也臣等愚不知大計然竊以爲今日之事異於大同亦遠矣夫大同之所以敢行叛亂者其事有六高城深池以守則固一也多積厚聚餉給不匱二也隆冬沍寒我兵不耐三也鼠伏親藩庇同城社四也外鄰强虜急可奔援五也積慝稔惡累叛無懲六也夫賊有此六恃而我又以不習之兵寡謀之將臨之此賊之所以怙終爲叛而我之所以師久無功也遼陽遠在廣寧三百餘里邉臣節鉞

士馬精銳厚餉積芻堅甲利器悉在廣寧遼陽僅一副總兵分守之地有兵不過五千芻糧仰給遠在城外城池高廣僅半大同附近諸夷則東為朝鮮北為朶顏海西毛憐諸衛皆　國家冠帶効順之國歲時稱貢之臣非若北狄強黠無忌世為中國仇盜者比也夫外無強虜之援內復鮮　親藩之虞大同六恃無一有者也是故閉門呼譟而終不敢有他者非誠有所畏懼蓋自量其力也臣非妄意誠知其無能為矣今　陛下重於舉事恩與天下休息此不過一傳檄而定耳夫重抑士卒則挑釁速禍將激目前之變偏罪撫臣則傷體損威將貽久大之憂二者皆安危

治亂之機不可不慎也臣愚以為自今以後遼東諸臣復有奏報事狀　陛下宜鎮之以靜曠然視之待以無事一若邊境常報悉付巡按御史從公體勘長慮周謀聽其廉實委悉以聞　陛下權其事變觀其時利徐圖而平議之罪在巡撫則罪巡撫罪在軍士則罪軍士使刑罰平而法令昭務足為　國家久安之賴兵部不得過事姑息遥斷是非曲為低昂偏右軍士重抑撫臣令其名分乖舛法典隳廢見張皇之形示懦怯之迹使天下得以終窺我而無畏也夫待之以無事則反側不疑示之以鎮靜則　國威不褻付之於邊臣則罪狀可稽得情而徐議則闔闢在我

臣有一二委曲不盡法者猶曰邉臣之故而 廟堂之體固自尊也如此匪惟足以安反側之心抑且足以全 國家之體旬日之内軍士不欵伏而請罪者臣不信矣又何必如兵部張皇損威而後為安也伏望 聖明虚心定變順應平施不得過勞 聖慮重厪 當宁以損 陛下英明之治臣等無任惓惓

慎政令以崇國體疏 劉思賢

臣等於隆慶三年十二月初一日伏見都察院等衙門接到内閣傳奉 聖諭近来災異頻仍多因部院政事不調假公營私聽信刁風濫受詞訟誣害平人致傷和氣着廠衛暗訪来奏欽此欽遵臣等仰見

陛下遇災知懼保安圖治之盛心也臣等待罪臺端於諸臣政事不調干召災沴不能糾正致煩　九重嚴命儆惕有位臣等愧死無地尚復何言但廠衛暗訪一節實係　國體安危不敢不為　陛下陳之夫天下之政猶之一身　天子元首也輔臣腹心也部院股肱也科道耳目也恭惟　祖宗立法以機務付腹心之臣以幹理付股肱之臣以糾劾付耳目之臣用即弗疑疑即弗用而人主從容高拱鏡鑑自得上焉推赤以御下而下不懼下焉輸赤以奉上而上不猜一體相成泰象斯舉此時廠衛之設止於盤詰奸宄譏察非常而官員之賢否政事之得失毫髮不得

干預　祖宗之制蓋甚善也後因奸倖肆權創置西
廠潛奪威福流毒縉紳　先帝即位首鑒此弊一洗
更新故四十五年以來百司庶府莫有敢欺亦莫有
忍欺者相孚相與之情真可以媲都俞吁咈之盛矣
設令部院有不能盡職之臣而科道等官不能糾舉
在三四輔弼日侍左右自足備顧問資鏡照奚必以
咨訪之權付之廠衛哉且訪曰暗訪則事必真秘恐
以是為非以無為有何不可為往日西廠之事可鑒
也況廠衛既得以訪部院則部院之位望日輕輔弼
之忠悃難達　陛下不惟疑股肱疑耳目且疑腹心
矣數者皆疑是所信者獨廠衛耳疑既多則臣下之

情阻信既獨則壅蔽之患生此端一萌可為寒膽方今　聖明在上太陽當中羣陰退伏即廠衛諸臣固未必敢私作喜怒仰負任使然履霜堅氷勢以漸至陛下以耳目寄之羣小羣小之中萬一有常瑛王瑛者鼓煽其間雖使呂強復生而臣等能保其不蹈前轍乎此大小諸臣所以改觀易聽而不能自安其職業也伏願　皇上推至誠以體羣生本大公以弘聽納部院政事不調明加譴責或令科道等官指實糾奏下輔臣計議恭候　宸斷其暗訪一事再乞　聖明酌議應否施行廠衛諸臣有乘機投置奸徒妄生事端希張氣燄者仍許臣等訪實參究則羣疑自釋

𤓰職畢脩明良交泰實在於斯臣等不勝隕越祈懇之至

慎大柄審大號以隆大業疏　李學曾

臣惟賞罰者人君之大柄命令者人君之大號賞罰之行所以勸善懲惡而制馭天下之臣民故曰大柄持之不可以不慎也命令之出所以通志成務而昭示天下之臣民故曰大號擬之不可以不審也自古帝王未有舍此以爲治者亦未有忽此而能善於治者仰惟　陛下臨御之初撥亂反正顯逐忠良誅竄奸邪與夫　詔旨之宣諭章奏之批荅大公至正無罅隙可議中外臣民改觀易聽雖深山窮谷莫不引

領拭目思見德化之成夫何逾年以来漸見乖謬賞
罰一行命令一布鮮有合人意者隱而腹誹顯而巷
議紛紛然謂國事将日敝矣夫賞固有常度近来以
藩舊乞廕子以戚畹乞田宅以宦豎家人乞武階職
事隨所意欲無弗遂者恩不忍割義不見徙則賞不
以功而濫於私昵矣夫罰固有定法近来事干内幸
與其家屬有犯或免提問或不查究甚則奪法司見
問之事而委之錦衣衛鎮撫司使得以高下其手顛
倒是非則罰不及罪而流於姑息矣命令固有體要
陛下一日萬幾凡内外章奏必欲一一親覽而自斷
之固不勝其煩宜不能無待於内閣之票擬也近来

批否多有未善未必盡由票擬如臣下有補拾之請例曰已有旨了否於改過而視之為贅也有切近之論例曰該衙門知道略不究心而視之為泛也 成命一下百挽不回所謂君出言自以為是如不善而莫之違誠不能無愧於所謂大哉王言者矣夫人君法天以為治賞即天之雨露也罰即天之霜雪也命令即天之風霆也雨露而淫霜雪而愆風霆而失其節豈天之道哉然則賞而僭罰而縱命令而弗藏豈君之道哉臣願 陛下慎之審之凡有賞罰必先勑該部定擬其功應受其賞其罪應服其罰然後請自 宸斷見諸施行毋順陳乞之情毋容庇護之黨

凡百命令事無大小悉付內閣票擬然後裁自　聖
衷其有未穩即便再令改擬精切然後形諸批答仍
將臣等六科日逐　旨意題下付下內閣查對某件
曾經票擬某件未經票擬某件與原議相同某件與
原議互異參驗明白仍復繳進一有欺弊即行追究
以杜亂階更願　陛下深宮燕處之餘閱考前代諸
史治世之賞罰何如而當命令何如而善亂世之賞
罰何如而不當命令何如而不善辨之必明信之必
篤行之必果守之必定務求與治同道慎勿與亂同
事如此則大柄不移天聽不爽　宗社大業可以永隆
而無替矣臣待罪言路日抱憂懷區區犬馬之私實

有不能已者是以昧死數言伏惟　省覽臣愚幸甚

天下幸甚

重批答以清　朝政疏　　黃臣

本月十一日該試監察御史胡劾才接到都察院題

本送科內開先差御史秦鉞前去兩淮巡督鹽課一

年已滿相應更替照得河南道監察御史吳鎧山東

道御史張鵬翰俱各在任伏乞　聖明於內點差一

員前去兩淮更替等因奉　欽依是及查舊日　旨

意點差巡鹽必明批一人姓名今奉前　旨臣因反

覆思之該院備兼請之章　旨意應無兩可鹽法有

專領之　勅御史難為併差今該院不敢欽遵該科

不敢發抄雖欽遵則事恐廢閣雖發抄則罪坐遲延此所以大不獲已而有言也盖聞令出惟行人君之治也守正不阿臣子之職也君有令而臣抗者其罪必誅為弗順也臣有意以阿君者其罪必誅為弗忠也善而莫違惟順之良否則妾婦而已納約自牖惟忠之大否則儀衍而已我 朝不設諫官分建六科議事封駮封者封還 詔書之謬也駮者駮正章奏之謬也臣待罪此官豈有八年守此二字重如蓍蔡每著心思嘗形夢寐今遇此 旨故敢昧死上言伏願 陛下恢 天地之量納芻蕘之言啟 日月之明剖藩籬之蔽詰此 旨意何人票擬何人秉筆以

臣逆料必出左右之手望　陛下重加戒飭使之各保身家　陛下愛臣則富貴之而已爾致使　旨意錯誤至於如此所當寒心臣又風聞近日錦衣衛缺官兵部題覆其本不下內閣俄而　命徑從　中出致使京城內外人心怖愕物議沸騰言之者嚙指縮舌未能出口聽之者搖手閉目數不敢聞夫何使人至於如此蓋以錦衣掌印僉事之官其在武職衙門最為緊要遷序當循公論黜陟必杜私交今乃不使內閣得聞他日倘有軍國大事機密重圖夜半　宫中飛降片紙則內閣重臣并科道庶僚萬死階下不足贖罪蓋事權雖云被奪而責任之

重尚存崇卑雖云異階而公論之嚴不貸向者逆瑾剛愎自用常有此舉其後輕逐內閣　顧命大臣至行　詔諭雖嘗幾壞國常終亦難逃明辟詩曰殷監不遠在夏后之世　陛下何不近監於茲以遠法我朝　祖宗列聖之良法美意也哉我朝設立內閣處以文學之臣凡百章奏俱先行票擬或有斷國謀王事須坐論或經邦弘化關係非常必　親幸其閣或召見面議是以政得其理人無間言百餘年來率由茲道臣今傍觀因是將且日非　朝政機軸轉移就部外方災盜疊報滋繁今使內閣虛代言論思之職使宰貴崇尊權恣三之從恣肆料此風漸不可長萬一

傳之四方人人疑貳甚則流諸外裔在在唯黃使
金櫃石室紀德政之徽顏　聖子　神孫失步武之
芳繩則今日點差之命臣恐内閣亦不知也　陛下
幸思　祖宗締造之難　天地付托之重萬幾之所
叢脞萬民之所怙恃時　臨文淵大資　顧問凡百
章奏悉付票擬先將該院題本容臣封還惟俯
從原請於吳鎧張鵬翰内　點差一人令其更替則
綸音無再失之嫌庶績有金甌之慶天下幸甚宗社
幸甚